

42

时间过得好快。

尤安终于甩开了包围着他的人们，去赴与莉洋的约会。他不能再让满心期待的莉洋又一次失望了。他仿佛已经看见莉洋被迷人的泰晤士河陶醉的美丽模样。她明亮的黑眸望着他的时候充满信赖。尤安知道自己的眼光不会有错，而莉洋对他的无比信赖也一直都是他内心力量的源泉。

他想起了前些天的事。未能遵守与她的约定，令他至今悔恨不已，他可不想再尝一次苦果。他边想着边准备上楼，但迎接他的却是令他始料不及的一幕：莉洋的身子正在楼梯口摇摇欲坠。他立即大喊一声：

“莉洋，危险！”

可是她似乎根本没有听见。尤安拔腿就冲上去想救她，可远在三楼的她令他遥不可及。眼看着莉洋的身体失去了重心，跌了下来。莉洋身边响起一声尖厉的叫喊，但他也没空理会那是谁。然而滚落下来的不止莉洋一个人，乔纳丹不知

何时跃了出来，抱着她一起滚了下来。

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！一定是在做梦！

尤安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，怔怔地站在那里。此时的他不知道该做什么，眼睁睁看着两个人滚至他的脚下，鲜血直流地躺在地上。

“梦，这一定是在做梦！”

不久，鼎沸的人声与救护车的嘈杂将他包围了，而他仍呆呆地站在那里回不过神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慢慢地走向二人。从三楼坠下的乔纳丹紧紧地抱着莉洋娇小的身体。虽然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昏迷不醒了，莉洋纤细的手臂流着鲜血，但她仍像抱着宝贝一样紧抱着乔纳丹的头不肯放开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将尤安晃醒的人，正是他的父亲。

“到底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乔纳丹！哦，圣母玛利亚！”

很快到达的医务人员将乔纳丹与莉洋抬上了车，尤安也立即跨上了车，陪伴在昏迷的两个人身边。他小心翼翼地拨开莉洋脸上沾满鲜血的头发，可她戴着氧气面罩，尤安看不见她的脸。幸运的是，乔纳丹的身上虽然鲜血直流，但脸和头部却完好无损。

“哥哥……”

尤安焦急地呼唤着，可二人却都毫无反应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尤安问正在检查伤势的医务人员。

“王子殿下头部没有受伤，一点震荡都没有。只是摔

断了几根骨头而已。”

“那么莉洋——这女孩怎么样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回答我！”

尤安突然提高的嗓门吓了医生一大跳，他叹了口气回答道：

“这东方女孩的状况还很难说，得等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。虽然身体各处也受了伤，但依我看来最严重的是从楼梯上滚下来时受到严重震荡的脑部。”

怎么会这样？！

到达医院后，两个人便立即被送入了急救室，其余的人也才匆忙赶到。

“安德烈，乔纳丹怎么样了？”

他的父亲着急地问。克莱丽、丽莎等所有人都只是不住地問着乔纳丹的伤势，却没有人顾及莉洋的安危，可是她伤得比乔纳丹重多了。尤安心里抑制不住的怒火一下子全部爆发了出来：

“哥哥他只是摔断了骨头，没什么大碍。是啊，他没事，真幸运，是吧？真好啊。不是吗？爸爸？丽莎？克莱丽？真的……好幸运不是吗？他没事，好幸运？”

望着他无意识地反复着同一句话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的样子，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

“哥哥没受重伤我很高兴，他是最爱的哥哥……但是……但是莉洋呢？莉洋怎么办？！我的小丫头怎么办？！她的脑部受了重伤！哥哥没事，但莉洋却……丫头她……哈哈

哈……是啊，莉洋的死活关爸爸、丽莎还有克莱丽什么事？”

第一次见到尤安如此发狂的模样，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克莱丽第一个从这冲击中醒了过来，自以为是地脱口说道：

“安德烈，真的好幸运呢，乔纳丹没事……一定不能放过这小丫头。就凭她这微不足道、肮脏的样子也想觊觎安德烈王子，一定要重罚她。

克莱丽的话使尤安的蓝眼睛显现出暴风雨前奏般的波涛汹涌，变成危险的深蓝色。然而仍未搞清楚状况的她还在不停地唠叨，丽莎对她频使眼色却为时已晚了。

啪！

“啊……啊！”

克莱丽不敢相信。尤安……一向以冷静、冷漠出名的尤安竟然出手打女人，而且还是打她克莱丽。其他人也都傻眼了。虽然尤安是那么无情，但他不是一向痛恨打女人和虐待儿童与动物的吗？

“你说话小心点，否则我撕烂你这张臭嘴！微不足道？一无是处？肮脏？克莱丽你才最肮脏、最微不足道！莉洋是我见过的最纯洁、最不经世事的女孩。你这张臭嘴凭什么骂她？不想死的话就马上给我滚！”

克莱丽吓得浑身发抖，连牙齿都打起架了。她捂着发烫的脸颊，含着泪水跑了出去。但是没有人指责尤安，也没有人跑过去安慰克莱丽。大家只是静静地守着这令人窒息的沉寂。

尤安死死地瞪着克莱丽远去的背影。许久，他才在沙发上坐下，恢复了以往的冷酷与面无表情。但是，他四周的空气凝结了，笼罩着恐怖与森严的气氛。他的父亲静静地在他的身边坐下，望着心爱的儿子。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向来冷静、近乎完美的安德烈如此冲动。第一次是当他们提出不订婚就不能去韩国的苛刻要求，现在则是除那之外、破天荒的一次。

“安德烈，的确很幸运啊，乔纳丹他没事。那个东方少女怎么样还很难说，我想她也会没事的。你不用自责了，这并不是你的错。”

“哼……我没错？不，爸爸您不了解。如果我不带她来的话……我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她……守护她……可我什么都没有做到。我真是个伪君子，骗子！”

尤安空虚、冰冷的蓝眼睛望向丽莎。丽莎好害怕，以前每当这双眼睛看着她，她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，但现在带给她的只有深不见底的恐惧。她吓得冷汗直流。

“丽莎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丽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该如何告诉尤安真相？幸运的是救世主及时出现了。一位医生从急救室里走了出来。尤安狠狠地瞪了丽莎一眼，急忙迎向医生：

“怎么样了？”

尤安紧张地望着医生，等着他开口。

“王子虽然从楼梯上滚下来，但头部却奇迹般地未受任何伤害，只是手臂与肋骨有些裂缝。只要好好休养，不会有碍的。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。”

国王听了这话，心里的大石终于落地了，嘘了口气：

“莉洋……哦，那个东方女孩怎么样？”

“我就是为这事出来的。她的身体虽然也受了很重的外伤，但脑部的伤更严重。从楼梯上滚下来时，她的头部显然受到了重创。现在脑部有大量的瘀血，必须立即手术。但是需要她的监护人同意……”

听了医生的话，尤安沉痛地闭上了双眼。

“手术成功率有多大？”

“手术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小。这类手术的成功率一向都非常高。但是由于她的脑部受到了严重的震荡，很有可能会失忆。”

“失忆？”

“没错。可能会丧失之前所有的记忆，也有可能只是一小部分记忆。这要等她醒来才能知道。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尽快做手术。请问在座哪位是她的监护人？”

“我。 ， ，

尤安立即说自己是莉洋的监护人，并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。过了一会儿，王后、本杰明等人也陆陆续续到了。乔纳丹被从急救室里推了出来，而莉洋则被从急救室转到了手术室。昏迷中的乔纳丹一出来，等候着的人们便一窝蜂地拥了上来，跟随着乔纳丹进了特护病房。这时，医生终于开了口：

“很抱歉，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对王子殿下的病情反而不利。”

最后，只有国王、王后与尤安获准进入病房。尤安轻轻

地在乔纳丹的床边坐下，紧紧地握着他的手。乔纳丹浓密的黑睫毛静静地合在一起，总是充盈着笑意的绿眼睛藏在眼眼下。

“哥哥……”

尤安呼唤着，但是却没有应答。兄弟俩就像一幅画。王后难过得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扑进丈夫的怀里，埋着脸。国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，安慰着她。但是，兄弟俩却没看见，尤安正对着乔纳丹小声地说着话：

“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对不起你和莉洋。我不带莉洋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没有理由要去救莉洋的。她确实对我非常重要，但你也不用这样舍身救她啊。我不会感谢你的。你快起来啊，对我发火！我该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莉洋现在很危险。是啊，很危险。她那么柔弱，那么娇小，却一心要保护你。真了不起，不是吗？我们的小丫头真了不起！所以快醒来向她道谢啊。我要你像以前一样健康地站起来。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，哥哥？”

尤安也不知道乔纳丹能不能听见自己说的话。该去看看莉洋了。乔纳丹有无数关心他的人，可莉洋除了他什么都没有。他站起身，走到门口。临出去前，他又回头望了一眼躺着的乔纳丹。他看见哥哥缓缓地睁开眼看了看他，又合上了眼。

哥……

尤安看见了乔纳丹迷人的绿眼睛，虽然少了几分生气，

但仍那么明亮。显然，尤安的话他都听见了。尤安感动地对他点了点头，去看莉洋了。

莉洋的手术室门前只有尤安一个人。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着，尤安紧握着双手，低着头一动不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，医生满身大汗地走了出来。尤安的背脊一紧，慢慢地向医生走去。

上帝保佑……上帝保佑……保佑她平安无事……

医生对着他微微一笑，令尤安松了一口气。

“手术非常成功。她已经渡过了危险期，接下来的情况要等她醒来才能知道……”

“我能进去看看她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医生像是看出了他焦急的心态，很爽快地同意了。他悄悄走进重症病房，莉洋正戴着氧气面罩躺在那里。她的脸色是那么憔悴，嘴唇连一丝血色都没有。她细腻、漂亮的肌肤上一块块的瘀青看得尤安的心全都揪了起来。终于，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尤安这才轻轻地抓起莉洋的小手，贴在自己的脸颊上：

“莉洋，我来了。我来了。快睁开眼睛看看啊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今天要去泰晤士河……”

尤安哽咽了。

“可是……现在去不了了。没关系，让我告诉你吧。泰晤士河很美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……夕阳的最后一缕光彩洒在河上，令河水泛着红色的光泽。每个见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。现在只能这样描述给你听，等你好了我一

定带你去看。”

莉洋似乎什么都听不见，依旧躺着纹丝不动。尤安心疼地望了望她插着针管的纤细手臂，又轻轻地抚过她柔嫩如婴儿般的脸蛋，视线停留在她那紧闭着的双眼与苍白的唇上。

“你不是问我可林是什么意思吗……意思就是拥有一头美丽秀发的我的女人。没错……你是我的女人。你是我永远的王后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惟一打开我冰封的心，并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单纯的女孩……我为你疯狂了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一开始我只是对你很好奇，但时间久了便越来越无法自拔。你不在身边，我就觉得不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只是想……时时刻刻都能看见你幸福的笑容。看见你的笑容，我自己也会觉得好幸福。当我看见你从楼梯上滚下来时，我的心情……血液、时间、空气都凝结了。我真想让时间倒退回去，如果我再早回家几分钟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。不，如果那时候我克制住对你的迷恋，不带你回英国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”

熟睡中的莉洋看上去是那么地祥和……

也许她宁可一直这样睡着，而不愿睁开眼睛看一眼这邪恶的世界？为什么现在的你看上去却是这么幸福……我不懂得什么才是爱情，也不愿去了解，以后更不可能去尝试。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，你不再是我的玩偶了，而是重要得远远胜过任何人。我知道你并不像你外表那样的柔弱。你竟然用你纤细的手臂……救了我的哥哥，英国王储。因此他只受了些皮外伤。谢谢你。你一定要快点醒来，健健康康地回到我的

身边。知道吗，一天看不见你那双明亮的黑眼睛，我的心就一天不能踏实。

贴在他脸上的莉洋的小手依旧温暖。

莉洋一定能感觉得到，她的手还留有一丝温存。你总是用你温热的小手温暖我冰冷的手。对不起，莉洋。你会原谅我吗？我答应你要保护你、守护你……可我却做不到。你愿意原谅我吗？……

43

乔纳丹仍没有睁开眼睛。他好想爬起来，但浑身像被无数把刀刺着一般疼痛难忍，他只得放弃了。他吃力地睁开沉重的双眼。可是两只眼睛似乎无法聚焦，使他根本看不清面前的事物。他使劲地眨了眨眼，视野才终于清晰了起来。而他最先看见的，便是守候在一边的母亲与丽莎。

“乔纳丹！”

王后见他醒了，慌忙探过身来。

“妈……丽莎。”

乔纳丹使出所有的力气才说出这句话，但嗓音却不像原先那么从容与迷人了。乔纳丹挫败地皱起了眉头，紧紧地闭上了双眼。

“你醒了……实在是太好了……”

丽莎轻轻地说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乔纳丹感觉她的语气很无力，很不安。他又睁开眼睛望向丽莎，他心爱的女人。可她为什么如此不安？蓝色的眼睛显得如此悲伤？就连微笑

也如此凄凉？

“小丫头……那小丫头怎么样了？”

见他问起了莉洋的伤势，丽莎的笑容更加凄凉了：

“她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仍处于昏迷中。从楼梯上滚下来时，她的头部受到了重创。”

“……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”

这时，尤安打开门冲了进来，向乔纳丹走来。可一看见丽莎，他的脸就一下子冷了下来。他像是完全没看见丽莎一般，径直走向乔纳丹。丽莎见状，美丽的蓝眼睛盛满了泪水，漂亮的嘴唇欲言又止。

“哥哥，你真够走运的。我知道你命大福大，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醒了。”

“那你希望我再昏迷一会儿？”

听了乔纳丹不满的回答，所有的人都笑了，除了丽莎。

“哥，怎么这么说。见到你醒了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”

“我昏迷时，你这小子竟然丢下我不管，跑出去了。等我身体好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抓你来揍一顿！”

“哎呀！我怕得浑身发抖！饶了我吧。”

尤安的玩笑令乔纳丹哭笑不得。

“……那小丫头怎么样了？”

乔纳丹话音刚落，尤安的脸就沉了下来：

“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不容乐观。现在她仍处于昏迷状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。而且她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脑部受到严重震荡，醒来后……可能会失忆。应该说，从现在她过了三天仍没醒的状况来看……有百分之九

十的可能……”

乔纳丹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。

“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些害莉洋变成这个样子的人。虽然她现在昏迷不醒，但等她醒来就会真相大白了。”

尤安的语气透着坚决。丽莎慌张地夺门而出，而王后则只是静静地皱着眉望向窗外。

“安德烈。”

“我和莉洋约好了要去泰晤士河。我不想再让她失望，所以很早就回家了。但是一进门就看见莉洋和哥哥从楼梯上滚下来。你知道吗？虽然那时候哥哥紧紧地抱着她，但我看到的是莉洋满是鲜血的手臂正紧紧地抱着哥哥的头。她的手臂那么纤细，却紧紧地抱住你的头不放，像是抱着什么珍贵的宝物一般。要不是她，你也会像她一样脑震荡的。”

乔纳丹静静地听着尤安说的话。头涨得好痛。

“是吗……嗯，我的头像裂开一样疼。我想休息一下。你们都出去吧。”

病房里的人都静静地走了出去。乔纳丹陷入了苦思。

莉洋怎么会退到楼梯口的？虽然他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能肯定这一定与母亲、克莱丽以及丽莎有关。但是……他又怎么会飞身出去救莉洋呢？本能？爱情？同情？似乎都不是。但是他很清楚，自己深深地被她吸引了。

乔纳丹所爱的女人当然只有丽莎一个人。美丽的丽莎……但她现在却处于两难的处境。虽然还称不上是爱情，但很明

显尤安所疼惜的只是那个叫莉洋的东方小丫头。这世上能让丽莎幸福的人只有尤安。可是尤安疼惜的女人不是丽莎，而是莉洋。乔纳丹真心希望丽莎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但是如果尤安把感情都付诸那个叫莉洋的东方小丫头身上，丽莎就没有幸福可言了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只有希望莉洋醒来后真的能够丧失这段记忆了。除这之外，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尤安与母亲一起在安静的休息室里坐下。

“我想知道莉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……”

“这事怎么来问我？”

“我相信母亲您一定知道莉洋从数百级台阶上滚下来的原因。”

尤安的态度很坚决。终于，王后开口了：

“……昨天克莱丽为了点小事跑去莉洋的房间，但是她却看到那丫头一丝不挂地紧贴着你的身体睡着。你怎么会放着像丽莎这么美丽又善良的女孩不要，却和这么个一无是处的东方荡妇在一起？”

尤安气得七窍生烟：“就因为这个？”

“就因为这个。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你放着全英国最美的女人不要，却偏偏对这个骨瘦如柴的东方女孩另眼相看。我可绝对不允许像她这样低贱的女人侮辱我们英国王室。她竟然还敢用这么肮脏的身体诱惑我的儿子。所以我就郑重地警告了她……”

“所以……所以您就和克莱丽、丽莎联合起来欺负她？”

“安德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！又不是我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的。我不想和你多说了。你要记住，和你订婚的是丽莎。我不想再看见那丫头。”

“妈妈，您知道莉洋现在仍昏迷不醒，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？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您不是一向宅心仁厚、宽宏大量的吗！”

“我也是有两个儿子的母亲！我只是希望我的儿子能一切都好！我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。”

“莉洋不是那种人。什么荡妇……一无是处……老实告诉你，莉洋是被我从韩国绑架了带过来的。您知道吗？她现在在这里惟一能依靠的只有我。她每到夜晚就害怕得睡不着觉，我只是抱着她睡觉而已！这样都不可以吗？她可是韩国最强大的企业的董事长的妹妹！是个单纯得不谙世事的女孩。”

“现在说这些，你认为我会相信吗？”

“妈！”

尤安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这不禁吓坏了王后。尤安虽然任意妄为，但一直都是个很听父母话的乖儿子。她实在不敢相信一向处事冷静的他此刻竟会如此失态。

“您认为是我在说谎？”

“安德烈……”

“我要去看莉洋。只有我才会去看她……我先走了。”

尤安起身向莉洋的病房走去。

“安德烈！”

听见母亲叫自己的名字，尤安回过头去。

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……”

尤安什么也没说，走上前拥抱住了她。

“不，这也不全是您的错。我知道您也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。为莉洋祈祷吧，希望她能没事。”

尤安轻轻地吻了母亲的脸颊，转身走了，留下她呆呆地坐在那里，脸色苍白。

“劳拉……”

听见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，王后这才从思绪中摆脱出来，抬起了头。她的丈夫正站在门口担忧地望着她。

“路易斯。”她慢慢地走了过去，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丈夫，“我犯了好大的错误……”

路易斯搂着妻子的香肩，轻轻地安慰她：

“嘘……乔纳丹说有重要的话要说。有什么话等会儿再说吧，先去看看……”

两个人转身回到了乔纳丹的病房。他们一进去，乔纳丹绿色的眼睛便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。

“身体还好吗？”

“我没事，爸爸。”

“你身体还没恢复，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？”

乔纳丹像是又一次鼓起了勇气，抬起头坚定地望着跟前的父母。他将作出今生最大的决定，为了心爱的丽莎，也为了一无二二的弟弟。

“莉洋醒来后，如果真的失忆了的话，我就与她订

婚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要和那个东方女孩订婚？我没听错吧？”

王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您没有听错。莉洋如果醒来后真的失忆的话，我就与她订婚。”

“上帝啊！怎么会这样！一个尤安还不够，怎么你也变成这样！”

王后悲痛欲绝地闭上双眼，将脸埋进丈夫的胸膛，说：

“这怎么可以！你快劝劝他吧！”

“乔纳丹，爸爸想知道你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。说来听听？”

“路易斯！”

“劳拉，或许儿子钻进牛角尖了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。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。我们也该为他着想，先听听他的想法。”

“现在安德烈已经和丽莎订婚了。但是安德烈从来都不把任何女人放在眼里，也绝对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。这点，爸妈你们应该也清楚。虽然没有令安德烈完全满意的女人，但他毕竟已经选择了丽莎——尽管知道安德烈不爱自己，仍一心一意守着他并与他订婚的丽莎。当然，我也很爱丽莎，非常爱她。可她却抛弃了我这个英国第一王储，选择了安德烈，可见她对安德烈的爱有多深。因此，我真心希望丽莎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这个你们也知道。”

“我们的确知道你深爱着丽莎，而丽莎爱着安德烈。当